

# 人生如戲逍遙遊

(一九八五年七月初刊·二〇〇二年七月重刊)

魏 凌 雲

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；  
何不拋名利，一唱解千愁。

## 楔 子

我從小凜受孔夫子的教訓：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。」所以我一向嚴肅，不苟言笑，以致在小的時候便得到「老八股」的酸名。那知到了後來，這個酸名實在是一個累贅，在我人生途中因此吃虧不小。惟有追隨孔老夫子，教書為業，倒也自得其樂；可是每想到我的天賦未能發揮，難免悵悵，情不能已。我的天賦無他，「氣沖牛斗，聲若洪鐘」。提起此事，我不能不想到我生平第一個「知音」。話說廿五年前，我初到加拿大，第一次進教堂做禮拜，做完之後，正準備回家，突然一位關西大漢矗立在我面前，這位洋先生不是別人，正是教堂唱詩班的男高音。他轟然地對我說：「我在臺上，聽到千人聲中，你的歌喉特別嘹亮，不同凡響，我希望你能加入我們的唱詩班，讓我們來切磋一段時期，我相信你將可發揮你天賦的歌喉。」我當時受寵若驚，很感激地回答他：「如果有機會能追隨你學習，將是我一生最

大的幸運。」豈知這段奇遇後不到一個月，那位壯碩的男高音，竟因腦溢血猝逝。既悼其人，又失知音，不禁自思自嘆，我的好嗓子不知辜負到何年？

恍恍惚惚，飛去廿多年，想不到我的兩大憾事：「老八股」與「悶歌喉」，竟會使我登臺亮相，揚眉吐氣，並且贏得滿堂彩，真是人生如戲，且讓我慢慢道來。

## 扮軒轅黃帝受歡呼

話說加拿大最富足的安大略省，有所謂金三角。金三角的中心，是 Kitchener-Waterloo 相鄰兩城。在第一次大戰前，此地德國移民極多，故城名柏林；後因與德宣戰，乃改稱今名。我於一九六〇年，從美國西雅圖移到此間，到滑鐵盧大學教書，是中國教授第一人。隨後中國教授、學生、醫生、工程師接踵而至，到一九七七年，華人已超過兩千。於是我們乃成立一個「蘭亭社」，仿效千年以前王羲之蘭亭集會的本意，使本地華人常常有機會少長咸集，羣英畢至。幾年之間，蘭亭社在當地社會中，已成爲響噓的團

體，參加各項活動向不後人。其中最爲人稱道的，便是農曆春節，蘭亭社主辦的中國新年晚會。中外嘉賓濟濟一堂，觥籌交錯，逸興過飛，載歌載舞，有聲有色。一九八三年二月中國晚會，蘭亭社推出一項特別節目，爲「中國歷代古裝表演」，由黃帝時代開始。首先得找人扮軒轅黃帝，蘭亭社友一致推舉我擔任，主要是因我面目嚴肅，既重且威。在盛情難却之下，我祇好惶然應允。龍袍已經借好，但是皇冕無着，若無皇冕，皇帝當然不能君臨天下。於是我翻查家藏「中華五千年史」，幸好查到有軒轅黃帝像。於是設法，由內人親手製作，將黃帝冠冕一天做好。晚會於八時開始，中外嘉賓，喜氣洋溢，在酒足飯飽之餘，由司儀胡夫人鄭重宣佈，中國軒轅黃帝蒞臨駕幸；我龍行虎步，巍然出場，立即受到全場歡呼。隨後，中國歷代美人，如西施、楊貴妃、珍妃等及風流名士如蘇東坡、唐伯虎陸續緩步入場，繞行一周，由胡夫人逐一介紹，使觀眾大開眼界，掌聲歷久不歇。最後攝影留念，軒轅黃帝居中就坐，歷代美人、名士環立左右，頓使中國文化的光彩閃耀於洋人眼前，真令中華兒女揚

眉吐氣。這一大盛事，次日本地報紙大肆宣揚，迄今猶為人津津樂道。在我一生，由「老八股」遞登九五之尊，扮軒轅黃帝，夢乎？戲乎？此中滋味，自非他人所能領略。

### 先唱一段搜孤救孤

扮黃帝雖然得意，究竟是風雲際會，時勢造英雄，我的天賦仍未派上用場。就在當年（一九八三）六月，我得機會參加多倫多國劇社，這個票友社我嚮往已久，多少年前曾隨交大唐大二學長到過兩次，但由於離家有七十多里，往返不便，遂未參加。此次重來，耳目一新，乃抱定決心開始學唱老生。我學老生有兩個有利條件，第一、聲洪氣足。第二、京戲中多湖廣音；二黃（黃陂、黃岡）均在湖北，京劇泰斗譚鑫培和余叔岩都是湖北人。我生長在湖北，現在來學鄉前輩，咬字發音自不太困難。我進社的那一年，正好是空軍前輩王將軍擔任社長，他會負責空軍大鵬劇團多年，桃李滿門，人才輩出。他唱老生，作我的啟蒙師再好不過。我的學唱，是在家裡跟錄音帶學。我不懂什麼西皮二黃，也不懂「豆芽菜」的譜子，祇知道梨園的老法，徒弟跟着師傅，一字一字的唱。最初對於板眼聽不準，祇求記住戲詞，學會發音。每次在劇社試唱，多半荒腔走板，幸有王將軍提調，才能逐漸改正。我學戲有一毛病，違背梨園傳統，就是對每一戲，僅學到半生不熟，便學另一戲。因此在最初半年，沒有一齣唱得像樣。我的如此做法，是根據心理學的觀點，最有興趣的事最容易學。

京戲的調門唱詞很多，在我初學時，如果某戲引不起我的興趣，學起來也許很費力，甚至打消學的勇氣。所以我先試學許多戲，暫不求精，主要在於求發現我的興趣何在。譬如說，幾十年前我就聽過空城計（二六）第一句：「我正在城樓觀山景」，所以我無事時，便唱這一句，也祇會唱這一句。這次學戲，第一齣我就學空城計（二六）。

那知學了幾天以後，我發現它平淡無味，極少抑揚頓挫，有如唸道白一樣，因此我便棄之不顧。如此試過好幾齣戲以後，發現了「搜孤救孤」。這是二黃原板，詞調從容悠揚，字句娓娓動聽，餘音嫋嫋，繞耳不息。這正對我的胃口，因此興趣特濃，一學就會。初次在劇社試唱，陳社友（現任社長）聽後讚稱：「初學二黃原板，有此成績，頗不容易。」有此一讚，我信心大增。所以在前半年胡學亂唱，挑三剔四，終於學會了一齣「搜孤救孤」。

適逢一九八四年元月，蘭亭社舉行中國新年晚會，其中節目由我建議邀請多倫多國劇社演唱「斷橋」。此戲主要是旦角戲，唱起來聲銳而快，一般觀眾（特別是洋人）不易接受。於是安排由我先唱一段「搜孤救孤」，讓觀眾耳朵稍為領略一點京戲的韻味，然後才能欣賞「斷橋」聲調之美。我清唱「搜孤救孤」，自不便穿戲裝；但是如果西裝出場，又未免口是身非，不中不西。正好我有一位洋朋友，他早年去過中國，同時帶了一批中國衣物瓷器等，早一個月找我去鑑賞。他有一件清朝官人長袍，藍緞暗花，極為華美。於是我向他借來，晚會出場唱「搜孤救孤」，氣度

雍容，聲單全場，抑揚頓挫，宛轉自如，立即獲得滿堂彩。當日座中有 Stratford 城莎翁劇院劇團（每年從英國來，觀衆遍北美洲）經理，事後他對晚會司儀伍教授說，他對我寬宏的嗓音非常欣賞。這是廿五年來，我的第二個洋知音。我的高嗓子，在友朋中不少領教過這種「如雷貫耳」的威風，這次經莎翁劇院經理的欣賞，我更是堪慰平生。

### 學戲的趣味與意境

梨園中有一句傳言：「男怕西皮，女怕二黃。」這句話我最初莫名其妙，經我將西皮與二黃戲一一試學，細加琢磨以後，才恍然大悟。西皮戲（搖板除外），無論詞調，板眼分明，曲折很少，學來相當容易。但是由於詞調變化不大，近乎道白，所以一字一音，必須咬得準確，才能動聽。男人不長於這種水磨功夫，一字咬不準，一句神韻全非。我在學西皮戲時，便時常有這個感覺。因此西皮戲初聽起來似乎好學，實在學來，很難學精。根本辦法，是要對「音韻」痛下工夫，這一點半路出家的和尚辦不到，因此我對西皮戲，學得符合板眼為止，不求精進。二黃戲則不同，曲折變化極多。那怕一個字或兩字之間，轉折頓挫，層層疊疊，不啻九轉迴腸。例如打登州中的「秦叔寶兩膀疼」及洪羊洞中的「心血用盡」，每一句最後一字，轉折都在二十次左右。唱到這種轉折時，需要氣足才行。這在男人不難，女人或免不了氣不接下氣。「女怕二黃」，或許是這個緣故。我小時曾練過「鐵補衫」

氣功，再者我喜歡曲折的韻味，雖然票友前輩章孔老（前臺灣電信管理局老同事）忠告我，莫學洪羊洞，但是我却極愛洪羊洞；不僅洪羊洞，幾乎凡是二黃戲，我都喜歡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是湖北佬，而二黃多湖廣音的緣故。我最愛的一齣，是馬連良唱的趙氏孤兒（反二黃散板）。論詞與調，悽愴悽惻，哀婉絕倫，唱來真令人迴腸盪氣，辛酸落淚。如果找一位身世飄零，淪落天涯的孤老頭唱這一段：「老程嬰，提筆淚難忍，千頭萬緒湧在心，十五年屈辱俱受盡，佯裝笑臉對奸臣。晉國中，上下的人談論，都道我，老程嬰，貪圖那富貴與賞金，賣友求榮，害死了孤兒，是一個不義之人。誰知我，捨却了親兒性命，親兒性命，我的兒呀！」以他人生悲慘的遭遇與戲中淒涼的情境融合為一，斷腸人唱斷腸詞，當使萬千觀衆淚聚江河，魂斷神銷。

依我的看法，京戲真要唱得好，必須人生經驗豐富，歷經繁華窮困，才能對詞生情，以身入戲，用親身感受，由心窩深處唱出戲中意境與神韻，才能爐火純青，臻於化境。同一齣戲，不同名角，唱出韻味不同，主要是他們的人生經驗不同；因此，對戲詞戲境的瞭解程度不同，表現也就不不同。一個齊梁子弟，要他唱趙氏孤兒，全無身心感受，縱令聲調無疵，神韻可能全非。當然，我們玩票旨在以戲會友，不求意境神韻，祇求字正腔圓，有板有眼，自是心滿意足，皆大歡喜。

## 人生如戲何不逍遙

放眼人生，莫不是戲。李後主的虞美人：「雕欄玉砌應猶在，祇是朱顏改」，以及破陣子：「四十年來家國，三千里山河……最是倉皇辭廟日，教坊猶奏別離歌，揮淚對宮娥」，楚霸王：「虞兮，虞兮，奈若何」，真是道盡人世的繁華興衰。在紅樓夢中，眼看着榮寧兩府聲勢顯赫，窮奢極欲，曾幾何時，家敗人亡，冷落淒涼，色即是空，不啻大夢一場。

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，正如莊周夢蝶：「不知周之夢為胡蝶歟？胡蝶之夢為周歟？」如果莊周覺得人生煩惱，那麼他在夢裡變成胡蝶，栩栩然穿飛於萬紫千紅，便有說不盡的快樂。我們對人生的看法，值得一學莊子的逍遙遊。有用或許無用，無用可能有用。列子御風，快則快矣；但足不着地，不能隨心所欲，逍遙自在。樗樹臃腫，不中繩墨，為無用之材；但樹蔭蔽天，可使人逍遙乎輪臥其下，一享清福。長年累月，受惠者不知多少。如果是有用之材，製成木器，不過供幾人使用而已。佛壇六祖慧能主張「無住」，便看透這個道理。所謂「無住」，就是不要有固定的東西「住」在心裡。譬如說，你站在地上看樹，認為樹一定是不動的；但你如坐在火車上，便看見樹一直向後跑。究竟樹是動或不動，那要看你的立場而定，這便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基本思想。

由莊子的「逍遙遊」、六祖慧能的「無住」，及愛因斯坦的「相對論」看來，票友票戲是非常有意義的。記得兩年前我開始學戲，每週常跑多倫多，我的一些朋友問我內人：「魏教授現在

學戲幹什麼？經常跑多倫多，怕是別有花樣吧？」我內人說：「我先生總覺他有一副好嗓子，辜負了幾十年，現在他想去發揮發揮，理所當然。別的花樣，我想不會壓倒他的喉嚨。」這話豈僅知音，真是知心。許多人認為學戲是費神無用的消遣，我以兩年的經驗，發現學戲是怡神有用的活動，其中道理值得談一談。

學戲唱戲第一個條件，也是它最大的好處，是要精神集中，心無雜念。佛家、道家都注重這項基本工夫，哈佛大學的班遜博士提倡的鬆弛運動及印度瑪里希的超靜靜坐，也是在求達到類似的目的。以上的方法，都是「靜」的方法，做起來很不容易，我多少都試過，效果不佳。學戲則是「動」的工夫，耳朵要聽戲詞板眼，腦筋要記，口裡要唱，有時手要拍，腳要踏，而這一切動作，必須和諧一致。要達到這個要求，一定得精神集中，心無雜念，不然的話馬上會荒腔走板。這個負效果，就是一個警告，使人立刻糾正「心不在焉」的錯誤。這一自動改錯法，是學佛、學道、學班遜法及學超靜靜坐中所沒有的。由此我們知道，為什麼上述四法很難使人達到心無雜念的境界。在我試過的方法中，祇有學戲是最好的方法。由於唱戲可使你摒除雜念，自然可使你拋去煩惱。今日的世界，使人煩惱的事太多，煩惱藏在心裡，躲也躲不掉。一切體能活動，甚至出外旅行，也難將煩惱完全拋掉。但是一唱戲，心必須全部騰空，讓戲整個裝進來，因此煩惱不得不遠走高飛；而名利之慾也隨風而去。每天祇要有一小時，能做到「心無雜念」的工夫，終身

便受用不盡。

有些人常怨記憶不好。根據心理學，記憶是可以訓練的。訓練的方法，有直接法，即是利用五官，重複地加深印象；有間接法，即是藉助於聯想。學唱京戲，兩法俱備。聽和唱，當然是加深印象；而戲的情節與胡琴的調門，可以幫助你聯想。京戲戲詞經過清末民初大文豪如易哭庵、樊樊山、齊如山等製作修飾，詞句典雅，音韻優美，無任聽讀吟唱，情真意顯，流利暢達。不僅

便於記憶，而且使人心曠神怡，久而久之，自會出口成章，落落有致，恂恂然君子人也。

學戲的享受，有兩方面：第一是聲韻之美，變幻多端，足使人玩味無窮。第二是有落實成就感。學好京戲當然不容易，也非一日之功，但是祇要學得像樣，偶然有幾句約略帶梅蘭芳、余叔岩的韻味，便暖自心生，通體舒泰。因為這是一項成就，而這個成就，能使人週身細胞落實地浸潤享受。這種境界，我祇能引用六祖慧能的名言：

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。  
這裡所謂「佛」，應作為「極樂境界」解釋，因此六祖的話，當翻成：  
我心裡自有極樂境界，  
自己的極樂境界，  
才是真正的極樂境界。  
學唱京戲，就可以使人達到自己真正的極樂境界。  
一九八五年五月九日寫於加拿大

聖文叢書

張大千傳奇

王成聖 樂恕人 編著

廿五開本穿線平裝  
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

本書為王成聖、樂恕人、張目寒、羅才榮、劉昌博、王天循諸先生精心傑作，曾在中外雜誌及時代文摘刊載，極受讀者歡迎，茲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要目：王成聖·張大千的故事·樂恕人畫傑人豪張大千·大千名作「廬山圖」·大好人張大千·張大千趣談·奇人妙語歡心事·張大千的風趣·張大千的興趣與煩惱·元老、大師、手足情誼·張大千的口福豔福·三張一王的「轉轉會」·郭小莊痛哭張大千·張大千遺作張大千談畫·畫說·王天循張大千登峯造極·李霖燦懷念張大千先生·汪佩蘭楊宛君生死戀·林語堂與大千先生無所不談·周冠華張大千與顧亭林·郎靜山追懷張大千先生·黃杰我懷高士·黃天才張大千為歷史作見證·大千居士的最早作品·張法乾張大千二三事·張目寒雪盃隨筆·喻鍾烈我的表哥張大千·馮幼銜他美化了有情世界·楚崧秋大風堂主人的大節大義·張韋輓張大千·葉淺予關於張大千·黎玉璽豪爽長者張大千·劉昌博追懷張大千先生·蔡廷俊張大千拒絕中共禮遇·謝家孝張大千的韻事與家務·賓景椿張大千敦煌傳奇·羅才榮張大千擺龍門陣·巴東張大千小傳·朱岐山張大千年表·附珍貴圖照，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，定價叁佰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。